

春到宝台花满霞



□ 周学朝 文 / 图

一树繁花满山霞。今年初春，寒气还没有完全退却，在永平宝台山中的木莲花和山茶花等山花如期开放，迎来了不少中外游客尽兴观赏和摄影创作。

朝霞刚露出笑脸，我也和游客一起登临宝台山顶，眼前的山野时空，在艳红的阳光照耀下，显得开阔大气，满山

遍野的木莲花、杜鹃花和山茶花绽放在明媚的天幕之下。花型各具特色，互相穿插，前拥后挤，争相开放；花色红的耀眼、白的洁净、黄的灿烂、紫的纯情，形成一道道天然亮丽的风景线，让我忧愁疲惫的心情也为之豁然开朗。

木莲花、山茶花、杜鹃花是宝台山中的三大名花。从初春到仲夏，它们先后绽蕾吐蕊，汇聚成花的海洋，在宝台

原始森林新绿的映衬下，像迷人的红霞和洁白的云朵，映满山梁，装点林间，撒满沟壑；像舞动的红白绸带，轻盈飘逸，烂漫潇洒，豪情奔放；像快乐蜂蝶的使者，传递春的消息，浩瀚成满眼的花海，使人精神振奋，充满信心和力量。

宝台山，距离永平县城西南方63公里，全山方圆9584公顷，最高峰海拔2913米，最低海拔1130米。因山形像莲花而原始森林中多莲花而得名。远观主峰耸峙，恰如一朵盛开的花卉盆景；近观，古木苍劲，青翠欲滴，奇花异草竞相媲美，素有“木莲奇观天下稀”的盛誉。

据金光寺内现存的《立禅和尚语录》记载：“台山宝物，非俗子轻易识之，百鸟谈经，青眸念佛，春暖树吐莲花，夏薰竹交玉笋，秋冬二季，桂梅斑竹芬飞，野樱花山茶馥郁。”语中提及的“莲花”，指的就是木莲花。木莲花，树干通直，树皮灰色，高20至30多米，是我国境内目前所发现的第四冰川期遗留下来的古老植物，被植物学家称之为“活化石”。

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这样写道：“南山如屏，高穹如面墙。其上多木莲，树形高大，花开如莲，有黄、白、蓝、紫、褐、粉色，瓣十余片每二月则未叶而花，三月则花落而生矣。”冬末春初，当春风轻轻掠过大山，木莲花便开始打苞了。这时观木莲，整个树枝像系着万个铜铃，又如成群的春鸟栖落树枝上，春意油然而生。

除了木莲花，还有山茶花、杜鹃花等，只要到宝台山游览，其花的美景特色，使你每前进一步或是转身都会获得一个惊喜。在林海浩瀚的原始森林中，分布着云南山茶300余万株，树高10至18米，随处可见，百年以上的古树近5000株，其中300年以上的有1000余株。从宝台山金屏寺到洗身河的幽谷

地带，自然连片生长着16公顷的山茶花，有百年以上挂牌的山茶125棵。山茶花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树姿优美，荫稠叶翠，花朵大如杯盏，以红色为主，其间衬托白色或黄色，娇艳富丽。花事极盛时，“9芯18瓣”和“7芯18瓣”茶花，花型别致，艳丽夺目，怒放于苍翠的绿叶间，暗吐幽香。其中，有一棵高28.1米，胸径44.3厘米的山茶，是世界上长得最高的野生山茶花树，与各种山花互相映衬，竞相开放。在宝台山国家森林公园中的“博南红”和“宝台红”山茶，枝繁叶茂，花更是开得火红烂漫，呈现出“树头万朵齐春，一树繁花满山霞”的缤纷奇景，景观之壮丽令人心驰神往。

杜鹃花要算宝台山品种最丰富的花卉了。相传蜀王杜宇，禅位后逝去，其魂化为鹃鸟，成为所谓的“杜鹃啼处成花”。放眼看去，层层叠叠的杜鹃花遍布整个宝台山，有的树高10米，一树千花；有的高悬石崖，似揽云戴月，万株成林，汇成杜鹃花海，枝条红如烈火，灿烂如霞。从区域看，有的成片成林达百亩以上，蔚为大观；有的则在众多树木花卉中独树一帜傲然生辉。从树形上看，有的百年老树耸入云霄，虬枝上点缀鲜艳花朵，逼人眼目；有的则树矮枝短，偎依于路边道旁的杂草灌木中。从花型上看，有的大如碗盏，花团锦簇，绚丽多姿；有的如繁星点点，娇小玲珑。从花品种看，有红、白、紫、黄、橙等，一应俱全。

远观木莲花中魁，近看山茶风姿美。杜鹃花海满山霞，游人揽胜暖心怀。”春天的宝台山，喷红叠翠，吐艳惊空，树树火红，万朵娇艳，鸟语花香，各种野生动物又给青山绿水、春花烂漫的宝台山赋予灵感和给游览者无穷无尽的野趣。

一抹幽蓝在梦中

□ 姚静

有一朵花容颜罕世，却难得一见，它是绿绒蒿。

绿绒蒿是高山花卉，对海拔有着严格的要求，它生长在海拔3000米至40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灌木丛、流石滩等处罕至的地方，远远离开了人们探寻的目光。要恰逢一棵绿绒蒿开花比遇见一场爱情要难得多，你要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季节，还要有超好的运气才行。

绿绒蒿不仅生长在高山之巅，它的大部分品种一生只开一次花，第一次开放也是最后一次亮相，第一次凋谢也是仅有的一次告别。一次开花就足以耗尽它的生命。绿绒蒿生长在石多土薄、风霜相逼的环境里，它必须生长多年，蓄积力量，方能拼一次开花结果来繁殖后代。一朵绿绒蒿的绽放包含了勇气、坚韧、无畏、执着等诸多顽强的词语，千折不回历尽的苦难让它拥有了独特的光彩。相比其他植物，它的花朵也就珍贵得多，是抵挡住一年又一年的酷寒、冰冻、强风、暴晒，方赢来的第一次开花。春天年年有，绿绒蒿的生命里却只有一个春天，在数个寒冬之后姗姗来迟。它

的美艳，让人心疼。

空气稀薄，紫外线强烈的高山草甸、流石滩上，绿绒蒿用生命的绝唱，演绎了一朵花的传奇。它薄如绢绸的花瓣昭示着生命的强韧，盛放出一种高度与境界。

每一个见过绿绒蒿开花的人都是幸运的，值得祝福。

我没有见过绿绒蒿，只见过它的照片，它是一株开在我梦中的花。

我有几个喜欢登山，且爱好摄影的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对绿绒蒿的喜爱是痴迷的。我第一次见到绿绒蒿的照片就是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那是一株什么样的花啊？一见之下，就令我屏息。它不只是美，不只是艳，它薄如绢绸的蓝色花瓣里有一股清冽之气，出尘离俗……所有形容花朵的词，在它面前都哑然了。它是一朵花，却更像一个有着满眼故事的人，所有的经历闭口不言，只慢慢在心里化解，寒风吹打，雨雪侵袭，烈日暴晒，缺水干渴……它熬过了一株花草所能忍受的极限。它悄然舒展开的蓝色花瓣托起一团顶着黄褐色花药的蕊，气息清雅如月光洒落雪地，寒而不冷，只觉幽幽满眼。它的枝叶布满绒毛小刺，倔强

想要一睹绿绒蒿的风采，须得历经跋涉之苦，翻越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顶着严寒狂风，冒着高山反应的危险，若无强健的身体和充沛的体力是难以做到的。因为身体的缘故，我从未尝试过登山这一类需要消耗巨大体力的活动。我一直在烟火俗世里混迹，和绿绒蒿无缘一见。关于花，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一生都不能一睹真容吧？只能对着它的照片痴迷神往。只有极少数

植物爱好者、登山爱好者和科考人员见过绿绒蒿的美丽，高原、雪山、寒风、碎石的空旷荒寂成就了它凛冽的冷艳，给了它仙风道骨的气质，遗世独立的风范。一眼看到它，炎夏七月倏地就凉了。

大理的苍山、老君山都有绿绒蒿生长。我的童年是在老君山脚下度过的，家门前有一条进入老君山腹地的林区公路。沿着盘旋的林区公路一直往上走，到了一定的海拔高度，就是绿绒蒿的家园。或许那时候我是见过绿绒蒿的。在老君山的山野沟谷、滩涂乱石间，可否有过这样一丛蓝莹莹的花儿？遗憾的是我关于绿绒蒿的记忆十分模糊。

想要一睹绿绒蒿的风采，须得历经跋涉之苦，翻越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顶着严寒狂风，冒着高山反应的危险，若无强健的身体和充沛的体力是难以做到的。因为身体的缘故，我从未尝试过登山这一类需要消耗巨大体力的活动。我一直在烟火俗世里混迹，和绿绒蒿无缘一见。关于花，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一生都不能一睹真容吧？只能对着它的照片痴迷神往。只有极少数



大理掌故

蝴蝶泉的爱情故事

□ 母锡鹏

蝴蝶泉位于苍山云弄峰下的神摩山麓，原名无底潭。徐霞客游览蝴蝶泉时（公元1638年）写下优美文字：“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须翅栩然，与生蝶无异。又有蝶千千万，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蝴蝶泉因此成为人们向往的胜地。千百年来，蝴蝶泉有两个版本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

一个是“杜朝选的故事”。说的是海东猎人杜朝选乘船到海西在弓鱼洞下船，上岸到了神摩山下的周城村，得知有一条能变人形、吞食人畜、奸淫妇女的恶蟒常年祸害百姓，便决心为民除害。当杜朝选的神箭射中恶蟒，恶蟒逃匿山洞养伤之后，杜朝选仍穷追不舍，路遇两位被恶蟒掳进山中正在为恶蟒洗血衣的少女。向问清了缘由，在少女的帮助下，杜朝选手持宝剑进入洞内与恶蟒搏斗，连宝剑都被折断才将恶蟒斩决。两位少女感激不已，表示要嫁给杜朝选，却被杜朝选婉言拒绝：“我斩除蟒害，是尽苍洱匹夫之责，岂能图报！”于是两位少女纵身跳入龙潭以表爱情忠贞。杜朝选得知此情后悔不已，也跳入龙潭殉情。三人均化为彩蝶。从那以后，无底潭成为蝴蝶泉，杜朝选成为周城村的本土。

另一个是“霞郎与雯姑的故事”。说的是青年女子雯姑因救助一只被猎人霞郎射伤的小鹿而与霞郎相爱。后来，花

容月貌的雯姑被大理城的榆王抢走欲霸为妾，霞郎前往营救，两人逃出榆王府。榆王发兵追杀，将二人逼至蝴蝶泉边。面对围上来的官兵，他俩相拥跳入无底潭中。顷刻，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吓得官兵落荒而逃。雨过天晴，彩虹飞跨，他俩化作一对彩蝶从潭中飞出。此后，人们就把无底潭叫作蝴蝶泉，并将这对情人殉情的农历四月十五日定为蝴蝶会。

两个版本的爱情故事，表明了白族人对爱情的忠贞，他们义无反顾地追求幸福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大理三月好风光哎，蝴蝶泉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哟，阿妹梳头为哪桩？”这是电影《五朵金花》里的插曲。在白族人民心中，蝴蝶泉是一个象征忠贞爱情的泉。每年蝴蝶会，白族青年男女都会来到这里，“丢个石头试水深”，用歌声找到自己的意中人。在2004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蝴蝶泉又一次引来了一对“音乐彩蝶”，这就是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盛中国先生和他的爱妻——日本钢琴家濑田裕子。这对把音乐与美、音乐与爱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夫妻，千里迢迢“飞”到蝴蝶泉边，实现了他们的一个夙愿，那就是在这个爱情与蝴蝶完美结合的地方，深情演绎他们音乐生涯中的结晶——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使蝴蝶泉成为“演绎爱情的名泉”。

蝴蝶泉是大理的景区，是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在“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中彰显着独特魅力。

美食地理

巍山牛打滚

□ 陈鹏

清晨的巍山古城，古街还带着夜露的微凉，但古城古楼旁的小吃摊已冒出热气。蒸笼掀开时腾起的白雾混着黄豆的香气漫开，那是卖牛打滚的摊子开张了。这道巍山人才懂的小吃，没有华丽的名头，却是古城里的“老住户”，守着一辈辈人的清晨与黄昏。

牛打滚的名字来得直白。煮熟的糯米团沥水后放进碗中，再加上黄豆面、豆沙、芝麻，轻轻一颤，圆滚滚的团子滚得满身金黄，像泥地里打滚的牛犊，带着股接地气的鲜活气息。

摊主是位手脚麻利的老妈妈，指尖沾着点糯米粉，正把揉好的糯米团揪成均匀的小剂子，团成圆球。过上一会儿

儿，锅里的水沸腾了，一个个白胖的团子下锅，随着沸水上下翻滚。老人守在锅边盯着它们的变化，待它们浮起来，再煮上片刻，就可以捞出沥去水分，放入碗中了。我站在摊前等着，看老人把牛打滚放进瓷碗，淋上一勺琥珀色的糖稀，再撒上几粒芝麻，简单的工序，却透着烟火里的熟稔与精致。

老一辈说，以前巍山的夜市上，牛打滚是最受欢迎的消夜。曾经的巍山古城没有路灯，只有火把照亮街头，尽管这样，摊主仍准时出摊，大锅仍冒着热气，劳累了一天的手艺人围坐着，一碗牛打滚下肚，就能驱散一天的疲惫。如今，夜市早已换了模样，但古城古楼旁的牛打滚摊子还在，依旧是老手艺、老味道，成了古城不变的慰藉。

生活笔记

《大理日报》照亮我的成长路

□ 余务洪

我与党报的情缘，始于1993年那个飘着油墨清香的春天。那时，我还是一名基层工作者，怀着一颗忐忑又热切的心，将一则简短的消息投给了《大理日报》——“云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漕涧工商所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1993年省级文明单位”。

短短数日后，这则“一句话新闻”竟真的印在了报纸版面上。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名字化作铅字，那份最初的惊喜与鼓舞，至今仍在心中留着温暖的印记。正是这股散发着乡土温度的报纸，为我轻轻推开了书写世界的第一扇门，点燃了我对我写作最初的热爱。

从那时起，《大理日报》便如一盏不灭的灯，照亮了我最初的梦想。它不仅是传递乡音的媒介，更是我学习观察、练习表达的第一个园地。在它的鼓励之下，我逐渐养成了关注身边点滴、勤于记录思考的习惯。

那些刊载于地方报纸版面上的“小消息”，篇幅虽短，却为我奠定了最朴实的根基——让我懂得文字须扎根现实，表述要凝练真切，心中当常怀读者。正是这种日积月累的练习，为我后来走向更广阔的写作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份从《大理日报》开始的写作历程，逐渐延伸出思想的深度与视野的广度。我开始尝试将基层观察与理论思考相结合，在《学习与研究》《社会主义论坛》等刊物上，探讨“抓落实是做好工作的生命线”的方法论，思考《西畴精神是信念与实干的高度统一》的时代价值。无论是剖析《推进洱海流域治理向“生态之治”转变》，还是抒写《洱海情思》的深沉眷恋，那份始于乡土的情怀始终是我的底色。

三十三年来，我的文字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人民日报》《云南日报》《云南通讯》《云岭先锋》等党报党刊上，我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擘画文旅融合新蓝图，思考智库建设新使命。从《抓基层党建 促乡村振兴》到《打造世界级全域旅游高质量》，再到《发挥好政

研机构参谋智囊作用》，这些文章虽然发表的平台不同，但其精神内核始终延续着《大理日报》赋予我的那份对脚下土地的深情。

尤为珍贵的是，《大理日报》不仅赋予我书写的能力，更塑造了我观察时代的视角。在撰写《让党的创新理论在苍山大地落地生根》《学党章党规 做合格党员》等文章时，我始终记得要像家乡的记者那样，脚踏泥土，眼望现实。

而在《品读龙马山》的乡愁记忆里，所有文章的源头活水，都离不开最初在《大理日报》版面上学会的那种贴近大地、服务人民的书写姿态。在理论文章中，我尝试将宏大叙事与地方实践相结合；在调研报告中，我注重用鲜活案例诠释政策成效。这种写作方法，正是《大理日报》教会我的——理论只有扎根泥土，才能焕发生命力；文章只有心系人民，才能产生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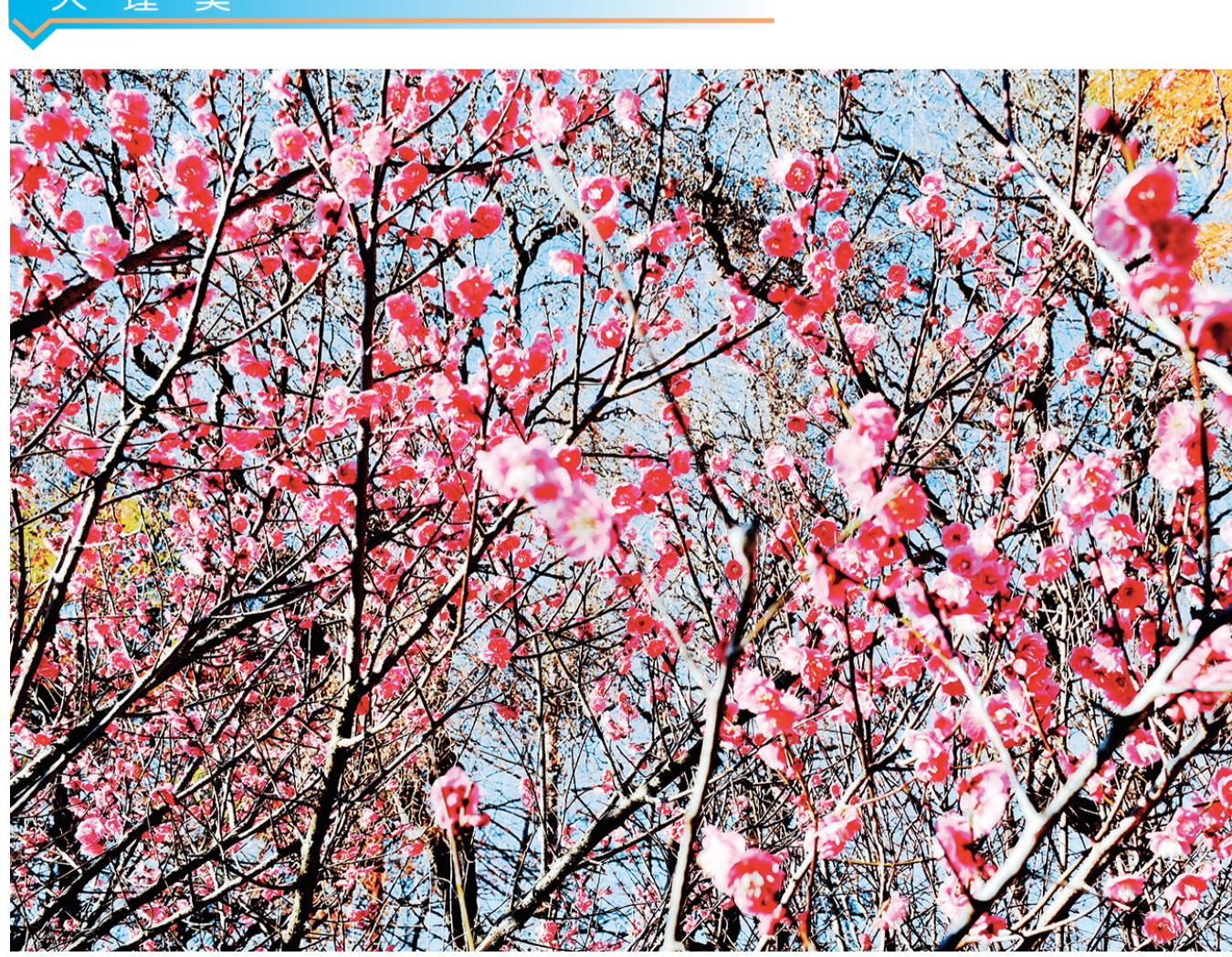
每次路过大理日报社，我总会在报栏前驻足，寻找那份熟悉的报头。版式或许悄然更迭，新闻日新月异，可那份亲切、扎实而充满生命的气质却始终如一。它记录着乡土变迁的足迹，也默默陪伴着一代代如我一般的读者与作者，从青涩走向丰实。

如今，回顾三十多年的笔耕之路，从《大理日报》上那条新闻起步，到在多家党报发表文章，我深深感到：所有思想的长河，都源于最初的那眼清泉。《大理日报》让我懂得：真正的成长，始于脚下最熟悉的土地，源于最初那缕朴素的光。

我走过的写作之路，《大理日报》始终与我相伴相行，给我以思想启迪和精神力量，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要真诚地向《大理日报》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大理日报》照亮了我的成长之路，也将照亮更多后来者的前行之路，让他们拥有光明的未来。

在我心中，《大理日报》永远是最初

大理美



茈碧湖畔梅花开

冬日的洱源县茈碧湖畔、码头西侧的梅园中，梅花竞相绽放，花香四溢，景致迷人。粉的娇俏、白的清雅，各色梅花迎着凛冽寒风而开，清姿傲立，繁花簇簇，争奇斗艳。梅影横斜，与澄澈湖水、连绵山色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唯美壮观的冬日画卷，引得不少游人驻足观赏。

【通讯员 施新弟 施伟玲 摄】